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561.44

1414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简 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周令本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简 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周令本 译

责任编辑：赵云鹤 特约编辑：蔡宝瑛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 B 座 6 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438 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152-1/I·42

定价：33.60 元

译 序

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在鼎盛文坛的璀璨群星中，勃朗特三姐妹占有了一席之地。其中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成了英国文学中的不朽杰作，安妮的《阿格妮斯·格雷》至今也仍为许多文学爱好者所喜爱。尤其是夏洛蒂的《简·爱》，百余年来，始终是广大读者所最为钟爱的一部文学巨著，读过它的人都为这孤女飘零的身世和她不屈不挠、真诚、热情的性格以及她和罗彻斯特之间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所倾倒。许多人都是通过阅读它而踏上英国文学的欣赏园地的。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于 1816 年 4 月 21 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的桑东，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个学识渊博，但一生潦倒的穷牧师，在约克郡的一个偏僻小镇哈沃斯终生担任牧师。他于 1812 年与玛丽亚·布朗威尔小姐结婚，后者在 1822 年便去世了，留下了六个子女，其中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还不到两岁。夏洛蒂在这六个姐妹中排行第三，她上面是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下面有一个弟弟帕特里克·布朗威尔和两个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由于家道清贫，她父亲不得不先后把除了安妮以外的四个女儿送进附近柯文桥一所专供穷牧师的女儿上学的寄宿学校。这所学校管理不善，生活条件极差，学生很多都染上了肺结核，还发生了瘟疫，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患了肺病，回家不久都相继死去。她父亲只得又将夏洛蒂和艾米莉接回家来。在《简·爱》一书中，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海伦·彭斯就是玛丽亚的写照，面对这所学校的情况在洛伍德女子寄宿学校中也

有较为详尽的描绘。

在1839年至1841年间，夏洛蒂曾两次到有钱人家去当家庭教师。当时家庭教师这种职业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她感到屈辱，并且憎恶这个工作，所以两次都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在《简·爱》中，通过对桑菲尔德府贵妇们聚会时的描述，她对这方面也有所揭露。

1842年，二十五岁的夏洛蒂和二十三岁的艾米莉一同到布鲁塞尔的一所学校去学习法文，因为她们想自己办一所学校，想学好法文以便能在自己办的学校里担任法文教师。后来因为没有学生来就读，这所学校没有办成。在布鲁塞尔学习期间，夏洛蒂对她的一位老师康斯坦丁·赫格产生了爱慕之情。赫格那时已有三十三岁，性格刚毅，颇有才华，他不仅在感情上吸引了夏洛蒂，而且在文学上和人生观上也对她有所启发。夏洛蒂在此期间曾向这位她敬爱的老师写了四封信，用崇敬的言词表达了深挚的感情，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这四封信都在1913年全文发表了）。《简·爱》中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先生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这位赫格先生。

1846年，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三人出版了一本诗集，虽然写得很美，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同年，艾米莉以艾利斯·贝尔笔名所写的《呼啸山庄》和安妮以阿克顿·贝尔所写的《阿格妮斯·格雷》都先后为出版商所接受，而夏洛蒂以柯勒·贝尔的笔名所写的小说《教师》却先后为几家出版商所拒绝。出版商认为《教师》缺乏“惊人的故事”和“丰富多彩的趣味”。夏洛蒂吸取了出版商的意见，以她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才能和技巧，在一年内写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简·爱》。这部小说于1847年8月写成，10月便由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出版，反而抢在了《呼啸山庄》和《阿格妮斯·格雷》的前面。

1847年这三部小说先后出版，轰动了英国文坛，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三位陌生的作者的纷纷揣测，有人认为他们是三兄弟，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三姐妹，更有人认为这三人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化

名。对于这一点夏洛蒂在1848年4月第三版的释记中曾加以说明。

小说的出版使哈沃斯的家庭充满了欢乐。但是好景不长，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1848年，夏洛蒂的富有才华却染上了酗酒恶习的弟弟因病去世。同年年底，艾米莉因肺病离开了人世，次年，安妮也因患肺结核死去，夏洛蒂成了六个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幸存者，与她的老父相依为命。为了排遣悲痛，她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工作，于1849年8月写成了另一部重要作品《谢利》，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852年，她说服了老父，与他父亲的副牧师，一直爱着她的阿瑟·贝尔·尼古拉斯结婚，这时她已三十八岁了。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但仅仅只过了六个月她便开始害病，于1855年3月31日不幸逝世，享年仅三十九岁。

《简·爱》出版后不久，英国文坛对它议论如潮，著名的文学家盖茨凯尔夫人在她所著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中说，“这部作品虽然刚出版时默默无闻，但是舆论界已经像潮水一样把它从默默无闻中举了起来，高高地放在著名的永恒之山上。”当时的大文豪，《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深为此书所吸引，每天在百忙中要抽暇阅读，把它誉为“一位伟大天才的杰作”。夏洛蒂把《简·爱》的第二版奉献给了她所崇敬的萨克雷，虽然她当时对她曾称之为社会改革家的萨克雷的生平、年龄、性格和境遇一无所知，而萨克雷也只知道《简·爱》的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柯勒·贝尔，连性别都在猜测之中。他们二人一直到1849年末才在伦敦相互认识，这种“神交”也可算得上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了。

《简·爱》这部小说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

作为《简·爱》和《谢利》的克拉瑞顿版的编辑之一玛格丽特·史密斯，在修订版的导言中指出，从盖茨凯尔夫人的名著《夏洛蒂·勃朗特传》中，人们可以体会到，夏洛蒂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狭窄的外部世界与一个深邃的想象和感情的私人内心世界的奇异结合过程，而在这个内心世界中，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的作

用：一个是她自己家庭的同伴关系，一个是她自己的文学经历。玛格丽特·史密斯的这个评论是非常中肯的，因为我们知道，夏洛蒂和她的弟妹们都爱好文学，都沉湎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他们从幼年的木偶兵游戏进展到感兴趣于《阿格里亚》和《冈达尔》的中世纪北欧传说；他们阅读当时流行的报纸和杂志，受他们父亲的影响，特别醉心于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他们酷爱阿拉伯故事中魔鬼的神助；这些兴趣后来又逐渐让位于拜伦和司各脱的爱情和战争的浪漫故事。这些都成了她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根源。她和她的弟妹们都热衷于写作，四个孩子自写自画，自编自读，办起了手抄的刊物《年轻人的杂志》，写了很多冒险家、殖民地、政治阴谋等的故事；她还和两个妹妹一起刊印了一本诗集。这一切都为她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在她自己的文学经历方面，夏洛蒂勤奋好学，饱读了前人和当代的文学名著。她非常熟悉《圣经》、《天路历程》、《失乐园》和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写作时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有时用于抒发感情，有时用来表示讽刺，都能恰如其分地为书中情节服务。深厚的文学修养使她在创作时充满了想象力，而她是极力主张写作应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她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强烈的、不安静的能力”，说当它把彩色鲜艳的图画呈现出来时，作家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因为如此，她最崇拜的文学家是乔治·桑，说乔治·桑在《康素爱萝》中把出奇的怪诞和出色的优点糅合在一起了。而她对《傲慢与偏见》的作者奥斯丁却不很佩服，说她“不可能是伟大的，”因为她只不过是精明，善于观察，而却缺乏情调，没有诗意。

但是夏洛蒂的坎坷的生活道路：她两个亲爱的姐姐的死、她自己在女子寄宿学校的亲身体验、家境的清贫、当家庭教师时所受的屈辱、在布鲁塞尔学习时的一些经历、以及和艾米莉和安娜合写的诗集的失败等等，促使她逐渐从过去所沉湎的英雄故事和田园诗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转到了对现实生活和自己切身问题的

深思。在《简·爱》一书中，她便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所熟悉的人物环境以及事件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自传体的形式，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地糅合到了一起，把她那狭窄的外部环境与深邃的想象和感情的内心世界奇异地结合了起来。例如她把自己生长其中的群山峻岭、荒原沼泽、田野庄园的季节变化景象，与随着主人公命运变化而产生的各种感情水乳般地融为一体，读来就像一首首散文式的田园诗，沁人肺腑。她还吸取了出版商们对她第一部小说《教师》所提的“缺乏惊人的情节”和“缺乏丰富多彩的兴趣”的意见，使《简·爱》一书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叩人心弦。如恐怖的红屋子、神秘的纵火、密室中的疯女人、怪诞的占卜人，婚变，出走，以及最后对男主人公的采访等等，处处都激起了人们对主人公命运的强烈兴趣和关怀，使人悬念丛生。

《简·爱》获得巨大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一反历来文学界专爱描写美丽动人的名门淑女的惯例，塑造了一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出身寒微但却自尊自爱，富有反叛精神的平凡妇女的形象。女主人公简·爱从小就被安置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从小就不得不和她周围那些憎恨她、欺凌她的人作斗争。在里德太太家里，还不满十岁的小简·爱就被迫举起了小拳头，在那个欺侮她、殴打她的表哥约翰“脸上那突出的部位”狠狠地揍了一下子，把他的鼻子打破了；她还对她那刻毒寡情、残忍自私的里德舅妈说：“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在洛伍德学校，她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使她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升到了第一班第一名”的位置，还被授予了教师的职位。在桑菲尔德，她深情地爱上了她的男主人罗彻斯特，可是她藐视门第，鄙视钱财，她与罗彻斯特的恋爱是基于精神上的平等的。她明确地宣称“就像……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也一改过去妇女总是扮演被倾慕、被爱抚的角色，而是毫不隐讳自己的

感情，独立自主，热情坦率，与男人平起平坐。这种坦率、大胆的恋爱态度使她与一贯“附属于男人的女人”有霄壤之别。可是当她知道罗彻斯特的疯妻还在时，她又那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热恋着的主人，抛弃了舒适安定的生活，走向她非常陌生的茫茫人海中去了。最后她的反叛性格又使她挣脱了圣约翰怀着个人目的、却以宗教和上帝的名义为她铸造的枷锁，挣脱了宗教的束缚，去追求人间的幸福。百余年来，这位顽强勇敢的孤女就是这样以她不停的斗争吸引了读者的心，激起了他们的共鸣。

夏洛蒂·勃朗特善于刻画人物，在她的笔下，凶狠的里德太太，伪善的布洛克赫斯特先生，仁慈的坦普尔小姐，庸俗的贵妇人，骄横的英格拉姆小姐，甚至爱慕虚荣的小阿黛勒，一个个都栩栩如生。她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例如在简·爱对爱情的感受中，罗彻斯特是温暖、明亮、深情，有如一盆烈火，而圣约翰则是严峻、冷漠、生硬，恰似一根白色的大理石柱。圣约翰的两个妹妹善良热情，相亲相爱，而里德家的两位小姐却自私偏狭，互相仇恨。这样的对比使人物性格更为明显，更能生动地衬托出小说的主题。

夏洛蒂用笔简洁、清新、生动、细腻、贴切。盖茨凯尔夫人说她“特别善于遣词用字。一组词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思想，其他的词尽管看来意思完全一样，但就是不能用。她强烈而实事求是地注意表达方法的简洁、完美、真实，……她会耐心等待，搜索正确的字眼，直到想出来为止。”

要想把如此完美的一部文学巨著能不失原貌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译者力求想要做到“信”和“达”。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于万一，那么，我想，“雅”也就自在其中了。

周令本

谨以此书

献给

威·梅·萨克雷先生

第二版序

《简·爱》的第一版不必要写序，因此我没有写；这第二版却需要说几句致谢的话以及几点说明。

我应当向三个方面表示我的谢意：

感谢读者大众以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感谢新闻界以真诚的赞许为一个无名的进取者敞开了公平竞争的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以他们的机智、他们的魄力、他们的实事求是的辨别力，他们慷慨的坦率为一个不知名的、无人推荐的作者提供了帮助。

对我来说，新闻界和读者大众只是模糊的人物，我只能笼统地向他们表示我的谢意；但是我的出版商们却是明确的，还有那些宽宏大量的评论家们也是明确的，他们鼓励我，只有心胸宽大、头脑高尚的人才知道那样鼓励一个艰苦奋斗的陌生人。对于他们，即我的出版商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诚挚地说，先生们，我从内心里感谢你们。

这样对帮助过我、赞成过我的人致谢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这类人为数不多，却不容忽视。我是指那些胆小畏怯、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像《简·爱》这类书的倾向。在他们眼中，凡是不寻常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每一个对偏执——罪恶之母——的抗议都被觉察为对虔诚——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侮辱。我要向这些怀疑者指出一些明显的区别；我要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道理。

习俗并不等于道德。自以为是并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并不等于袭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①脸上的假面具也不等于向荆冠^②举起了不虔敬的手。

这些事情与行为都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有如善与恶之间的差异一样。人们过于容易将它们混淆在一起，而它们是不应该被混淆的。表面现象不应被误认为是真理；仅只意在推崇少数人，使少数人高兴的世人说教决不能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它们之间——我再说一遍——是有差别的，在它们之间清楚明白地划出一条分界线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分开，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混淆它们，发现把外表当作真正的价值——让刷白的墙壁证实神殿的清洁是很方便的。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个敢于探索和暴露、敢于刮去镀金而显现它下面的劣质金属、敢于深入墓穴揭示陈尸处尸骸的人，但是憎恨归憎恨，世人还是受益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在给他指出的预言中，米该雅不说吉话，单讲凶言；他或许更喜欢基拿拿的爱奉承的儿子。然而，如果亚哈能停止听信谄媚言语而转听忠告，他也许能逃脱流血的惨死。^③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有一位人^④，他的话说出来不是为了取悦那些娇嫩的耳朵；在我看来，他来到社会的大人物面前，就正像音拉的儿子来到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面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也

① 法利赛人 (Pharisee)：古代犹太教中一个教派的成员，《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致的伪善者。

② 荆冠 (Crown of Thorns)：据《圣经·归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钉上十字架前，曾被人用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头上，以示戏弄。

③ 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22章记载，以色列王亚哈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召集了四百多先知来问凶吉。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迎合亚哈的旨意，预言必胜，而另一先知音拉的儿子米该雅却告诉亚哈，耶和華派西底家来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阵亡。亚哈将米该雅下到狱中，率兵出征，结果在拉末城下中箭流血而亡。

④ 指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代表作有《名利场》等。

同样深刻，像预言般强有力而且富有生机——他的神态也像音拉的儿子那样无畏和大胆。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受到了高位者的赞扬么？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想，如果那些被他投掷过讽刺的燃烧剂、被他照射过谴责的闪电的人们中，有几人能及时地接受他的警告的话，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也许还能逃脱基列的拉末城下的厄运。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呢？读者啊，我提到了他，是因为我认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比他同时代人迄今所能认识到的更为深刻、更为无与伦比的智者，因为我把他看作当代的第一位社会改革家——看作是能拨乱反正的工作团的当然领袖；因为我认为评论他的人还没有能找到适合他的比喻，没有能找到正确地表示他才华的语言。他们说像菲尔丁^①，他们谈到他的机智、幽默和诙谐能力。说他像菲尔丁就正像一只雄鹰之如秃鹫一样。菲尔丁会扑向腐尸，但是萨克雷却绝不如此。他的机智是卓越的，他的幽默是吸引人的，但是这两者与他严肃的天才之间的关系，就正如嬉戏在夏日云团边缘上的片片闪电，与暗藏在云团中心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一样。最后，我提到了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已把这《简·爱》的第二版奉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奉献的话。

柯勒·贝尔

1847年12月21日

^①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等，尖刻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三版释记

我利用《简·爱》第三版给我提供的机会，再向读者说一句话，说明我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小说家，仅仅只靠了这一部作品。因此，如果把其他小说的著作归之于我，那就是把荣誉放到了不应该得到它的地方，从而使理应得到它的地方却不能得到。

这个说明将用来纠正已经造成的错误，并且防止将来的错误。^①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① 勃朗特三姐妹在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年间先后出版了三部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斯·格雷》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她们用的笔名分别为艾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和柯勒·贝尔，由于有人误认为这三人是同一个人，都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所以她在这里要纠正已造成的错误。

第一章

那一天不可能出去散步了。事实上，早晨我们已经在落光了树叶的灌木丛里逛了一个小时，但是午饭后（只要没有客人，里德太太的午饭吃得很早），寒风卷着乌云，送来了一场透骨冰寒的冷雨，再要到户外活动是不可能的了。

我倒是很高兴，我从来不喜欢长时间地散步，尤其在这阴冷的下午，黄昏时回到家中，手指脚趾都冻得冰冷，还得听贝西（那保姆）的责骂，这一切对我说来都是可怕的，而且与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比起来，我又瘦又小，自己觉得不如他们。

前面谈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这时都在客厅里，围绕在他们的母亲身旁。她斜倚在炉边沙发上，她的宝贝们簇拥着她（这会儿既没争吵，又不哭闹），显得十分快活。至于我，她不让加入这个圈子，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叫我离得远点儿；她说除非贝西告诉了她，或是她自己亲自观察到，我确实在十分努力地培养自己更加随和、坦诚和天真的性格时，她是不能把那些只有知足快乐的小孩才能得到的特权给我的。

“贝西说我干了什么了？”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是刨根究底的人。再说，小孩子用这种态度打断长辈的谈话，实在可怕。找个地方去坐下来，到了你会说些讨人喜欢的话时，你再开口。”

客厅隔壁是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了进去。那里有一个书架，不久我就拿到了一本书，还特意挑了本图画很多的。我爬上窗台，缩起脚，像个土耳其人似地盘腿坐着；我把红波纹呢的窗帘几乎

完全拉拢，把自己加倍隐蔽起来。

猩红帷幔的褶皱遮住了我右边的视线，左边明亮的玻璃窗保护着我不受十一月阴郁天气的侵袭，却又不与外界隔离。在翻书页的时候，我偶尔抬头眺望一下冬天午后的景色。远处是白茫茫一片云和雾；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坪和风雨袭击下的灌木，经久不息的寒风悲切地驱赶着连绵不断的冷雨。

我重又低头看书——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①。一般说来，这本书的文字部分我不大注意，但是我虽是个孩子，有几页导言我却不能当作空白似地翻过去。这几页导言写的是那海鸟常去的地方；那只有它们才居住的“荒凉的岩石和海岬”；是那从最南端的林得内斯或内兹角到北海，沿岸点缀着许多小岛的挪威海岸——

在那北冰洋上，满布着巨大的旋涡，
围绕着极地的赤裸而忧郁的岛屿呼啸；
而大西洋的汹涌巨浪
注入多风暴的赫布里底群岛。^②

我也不能不注意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兹伯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这些地方凄凉的海岸所给予我的暗示，它们有着“那辽阔的北极地带和那些寂寞荒凉的阴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坚实的冰野经过千百年寒冬的积累，就像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层峦叠嶂、闪闪发光，围绕着地极，集中了加倍的严酷严寒。”对这些惨白的地区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像所有飘浮在孩子们脑海中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一样，模模糊糊，却又异常生动。这几页导言中的文字是和后面的小插图有联系的，它们使那孤独地屹立在浪

① 比维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英国木刻家，以书籍的木刻插图闻名，其代表作之一《英国禽鸟史》刊行于一七九七和一八四〇年。

② 引自苏格兰诗人詹姆士·汤姆逊(James Thomson)咏四季的《秋天》一诗。

花飞溅的大海中的岩石，使那搁浅在荒滩上的破船，使那从云缝中窥视着沉舟的幽灵的月亮有了意义。

我说不清萦绕在那荒凉冷寂的墓地里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墓地里有刻有文字的墓碑，有一扇大门，两棵树，被一堵破墙围着的低低的地平线，还有那初升的新月，说明已是黄昏。

我相信那两条停在凝滞不动的海面上的大船是海上的幽灵。

魔鬼从窃贼的背后按住他的包裹，我赶紧翻了过去，这是可怕的景象。

一个黑色生角的家伙高高地坐在岩石上，打量着远处围绕在绞架周围的人群，这也是个可怕的景象。

每幅画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对于我这个理解力还不发达、感情还不健全的孩子说来，这些故事往往都是非常神秘，却又十分有趣，就像贝西有时在冬天夜晚所讲的故事一样。冬天的夜晚如果碰上贝西的心情好，她会吧熨衣服的桌子搬到育儿室的火炉旁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然后她一边熨里德太太的花边褶饰，把睡帽熨出波纹，一边讲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那迫不及待的想听故事的心情。这些片断都来自古老的童话故事或是更古老的歌谣；或者（我后来发现）来自《帕米拉》和《毛兰伯爵亨利》。^①

膝上放着比维克，我十分快活，至少我也是自得其乐。我这时什么都不怕，就怕有人打扰，但打扰却来得太快了。早餐室的门开了。

“呸，忧郁小姐！”约翰的声音喊道，接着他停住了，他发现房子是空的。

“她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接着说，“丽茜！乔奇！（他叫他

^① 《帕米拉》(Pamela)，英国作家萨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一本书信体的家庭伦理小说。《毛兰伯爵亨利》(Herry, Earl of Moreland)系约翰·威斯里(John Wesley)对亨利·布鲁克的《愚蠢品质》的缩写本。